

# 寒冬苦楝

徐益丰

寒冬,五寸山一片寂寥。凛冽的寒风如刀削划过,以至于此时的树木,都显得一片颓唐。而荒山中,却有一棵苦楝树,站立于风中守望者。

每次上山,我的目光总会被那棵苦楝树吸引。特别是深冬时节,它的叶片落尽,椭圆的楝子密密匝匝地悬在枝头,大小恰似金丝小枣,在蓝天的映衬下,透着一股清冷又执拗的韵味。

苦楝树生长迟缓,幸而得五寸山温润土壤的滋养,以及江南和煦气候的浸润。悠悠25载光阴流转,它已从一株纤细柔弱的幼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挺拔大树。它静立在旷野一角,像一位遗世独立的隐者,直面寒冬的冷峻与威严,以沉默的姿态,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

母亲于2000年离世,生前郑重嘱托,身后要归葬老家的五寸山。我们兄妹谨遵遗愿,将她安葬于此。此后的25年,母亲便与这棵苦楝树朝夕相伴。后来父亲过世,也长眠在母亲身侧。

苦楝,这一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树种,别名众多,属楝科楝属落叶乔木。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曾细致描绘:楝木,高丈余,叶密如槐而尖。三四月开花,红紫色,芳香满庭。其实如小铃,至熟则黄,俗谓之苦楝子,亦曰金铃子,可以练,故名楝。追

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古人便巧妙利用楝树的枝叶烧成灰,浸泡生丝,使生丝变得洁白柔软,这一过程称作“涑”,即练之意,楝字也由此而来。

春风轻柔拂过山野时,暖阳洒满枝头,嫩绿的新叶间,楝子便悄悄探出头来。夏日炎炎,苦楝树枝繁叶茂,撑开一柄浓密的绿伞,为树下的土地投下一片清凉。每一场风雨洗礼,都让它的枝干愈发坚韧。秋意渐浓时,田野里的庄稼、果园中的果实尽数被采收,唯有苦楝子在枝头悄然蜕变,披上一层金黄的外衣。它静静守候着季节轮回。

望着深冬枝头的苦楝子,我总忍不住思索:在这般酷寒的境遇里,它为何要这般执着地坚守?或许,这便是生命最动人的力量,源于对生存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笃定。苦楝子深知,只要熬过凛冬,春风总会如期而至,只要守住信念,生命便能迎来新的希望。

冬日的田野空旷辽阔,苦楝树的身影便愈发醒目。它的树干不算粗壮,深褐色的树皮却粗糙干裂,像是岁月亲手镌刻的沟壑,藏着风雨沧桑。树枝肆意伸展,既无柳树的婀娜,也无白杨的挺拔,却自有一番不受束缚的洒脱。花谢之后,便会结出圆形的果实,初时青涩,成熟后转为黄褐色,悬挂在枝头,成为冬日独特景致。

儿时的记忆里,深冬时节,我常会去捡苦楝子,晒干后拿到药铺售卖。换来的几毛钱,总能为我添置几本新的本子、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那些日子虽清苦,却处处透着向上的希望。

生活中的我们,何尝不会遭遇如深冬般的困境?挫折、困苦与磨难如寒风袭来,试图摧垮我们的意志。可我们能否像苦楝子一样,在逆境中坚守,在风雪中昂首?当生活的压力、工作的挫折、人际的困扰接踵而至时,是选择退缩放弃,还是如苦楝树那般,以倔强的姿态刺向蓝天,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苦楝子的坚守,也让我想起那些默默打拼的人。他们或许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显赫的地位,却揣着对生活的炽热与对梦想的执着,在风雨里奋力前行。他们就像这苦楝子,于平凡处扎根,在逆境中生长,用汗水与坚持,书写着不凡的人生篇章。

犹记父母健在时,常叮嘱我要学苦楝树的品性。如今立于深冬的五寸山,望着枝头的苦楝子,我忽然懂得,它早已不只是一枚植物的果实,更是一种精神的图腾。它让我明白,无论生命多么渺小,无论前路多么坎坷,只要心怀信念,坚守希望,便能在凛冬里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

# 云在青天水在瓶

(组诗)  
陈星光

## 山居

我的兄弟在他的山居后斫草,向大自然再借一处空旷。百合、芭蕉、牡丹纷纷从草丛里跳将出来。山上的竹林、月亮和白云远远近近地望着,或许还有神灵在逡巡。整个上午,他用钩刀和草谈判,互划边界,枝蔓丛生的山脚长出一条路。我的盼望是一场大雪,几个趣人围着小火炉说些山中事,兴尽才下山。

## 云在今

永武公路上汽车疾驰如狼群追捕赖以裹腹的猎物。拐入通往云在今的乡间道路,秒变成羊漫步清新绿野和桂花的香气。鸟鸣扑闪着滴溜溜的眼珠。流水喧腾,放大着寂静。群山安坐如一把巨大的椅子。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瞥见太阳从薄雾里探出。这是秋天,芦花和荻花缓缓降落。白鹭翔舞,儿童嬉闹追逐,男女老少生起了篝火,帐篷下悠闲啜饮时光咖啡。我的孤独不再流下泪水。我愿意是这片青草,短暂忘记生命的无力和疼痛是什么。

## 与友人从刘秀垄到清风寨

人群中我有喧嚣的孤独。群山的寂静中扶起老去的影子。若隐若现的流水,密不透风的树枝。你轻振绿叶回眸一笑,像一朵花骤然苏醒。不知道山的另一边是什么,大约仍是另一片旷野。这里是刘秀垄和清风寨,也只是人们对伟大山水的亲切命名。我饥饿的眼睛渴望它们广阔的教育。

## 去白革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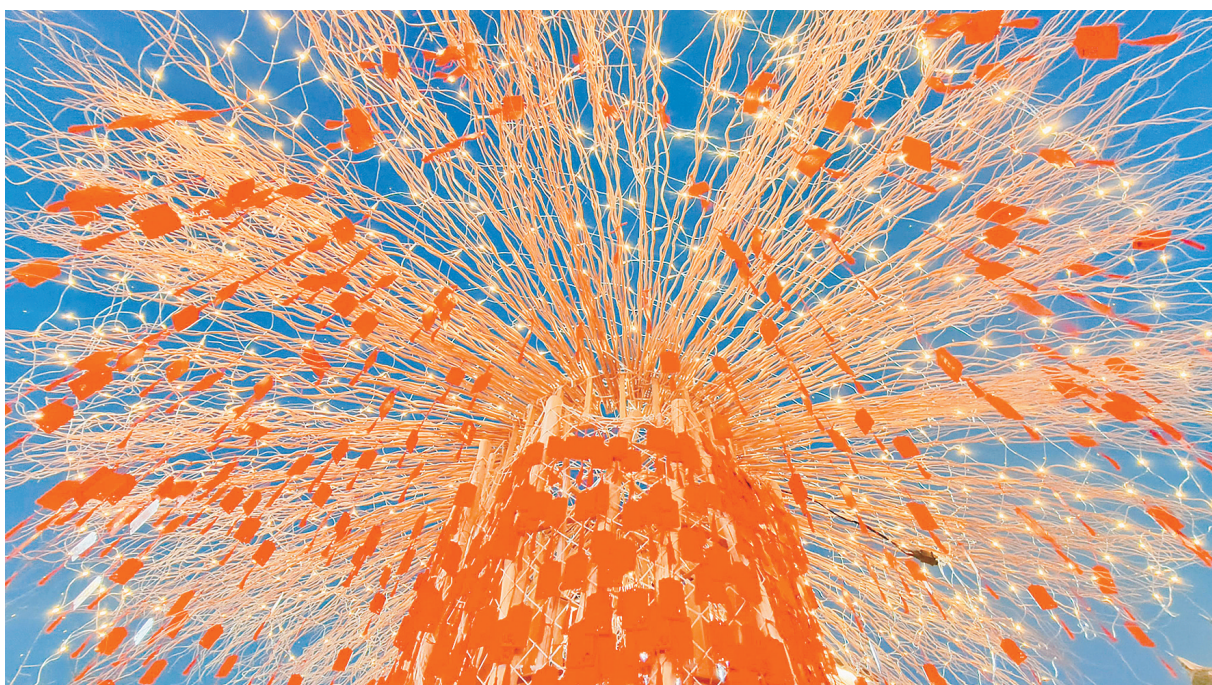
春山在鸟鸣里沸腾起来但我看不见一只鸟白革村高坐在竹海中央像江南布达拉宫

一扇扇门扉锁着蒙尘的寂静高低错落四下延伸的小巷因为少人行走而生锈几只黄狗见了我也害羞地避在一旁

从山上跑下来的清澈流水是白革村最活泼欢快的部分几个老人在晾晒笋干也不问我从何处来

一群诗人在浓荫如盖的院子里谈诗随身携带着山外广阔的生活几片叶子悠悠飘落像他们在这里出了一会神

我也耐不住过于浓绿的寂寞住上一月,青苔会不会爬上我的脸



大司巷特色文化街区一角 张锦扬 摄

# 铁匠阿察

胡翔宇

在幼年的记忆里,我最心爱的玩具是一把沉甸甸的铁刀。关大爷的大刀。爸爸和我讲,这叫青龙偃月刀。它并非商店里买来的玩意,而是古山老街铁匠阿察亲手打制的。那一年,他一共锻了两把,大一些的送给了我最好的伙伴新高,因为新高长我1岁,个子大,而小一些的那把,就落在了我手里。从此,这把大刀成了我童年的宝贝。

新高是我形影不离的玩伴,我常常手舞长刀短刀,在老街的石板路上呼喊奔跑,仿佛真成了并肩作战的将军。而在我心里,阿察就是给关大爷锻刀的人。

阿察话不多,为人却极其忠厚。打铁铺里的日子,满是铁锤与火星,他挥汗如雨,手上的茧子厚得像铁皮。他打制的多是乡邻们日常所需的镰刀、锄头、柴刀、锅铲,结实耐用,经久

不坏。遇上农忙急用,他常常连夜加班,把农具敲打好,翌日送到乡邻的门口。久而久之,乡邻们都说:阿察心地干净,手艺扎实,刀斧农具出自他手,准能放心。

阿察尤其喜欢孩子。我们在老街吵闹时,他会放下铁锤,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看。有时,他顺手敲个小铁环、小铁片,磨平棱角,塞给我们,说是护身符。而最让我难忘的,便是那两把青龙偃月刀。阿察用废铁打磨,样式虽简,却沉甸甸、闪亮亮。它们不是普通玩具,而是一个铁匠对孩子们的心意。

然而,我小时候不懂事。因为他皮肤黑黝,看起来不干净,我常常害怕他。在我的模糊记忆中,有一次,他伸手想抱我,我却拼命往父母怀里缩,哭喊着不想让他抱,弄得他尴尬,我父母也为难。

阿察一生未娶。有人说,是因为

他的皮肤病与粗陋的外貌让人望而却步。但老街上的人心里都清楚:他是个厚道人,只是命运让他孤身度过了大半辈子。他话不多,却把温情敲进了铁器,把孤独打进了火星。

随着父母搬家,我渐渐远离了老街。偶尔在路上遇到,他依旧慈眉善目地看着我,而我因青春期的莫名羞涩,总叫不出口那声“阿察叔叔”。他只是笑一笑,与我擦肩而过。

直到参加工作后,忽然传来他溺水去世的消息,心里猛然一酸。一个孤苦却厚道的人,就这样寂寞地走完了一生。他从未真正享过福,只是把自己的一生熔铸在火炉与铁锤之间。

这些年,古山老街已拆去了半边。石板路、铁锤声、火星与笑声,都渐渐隐没在记忆里。唯有阿察的身影,那两把青龙偃月刀,还有他慈和的笑容,依旧在我心底闪闪发光。